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卷第三

上

微九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第三引聖寺瑞經神僧

初明聖寺

次明瑞經

微九

後列神僧

序曰正法弘護其惟在人故佛未降靈法存而莫顯僧初不至徒聞而豈傳是知事理因循義非沉隱所以四依三品人依厥初人法兩現畢資聖力致使三洲聞道終顯寶頭之功六萬遐齡教資羅漢之德神僧聖寺陳祥山海之間香氣鐘聲相顯幽明之際列於視聽良書筌而不窮備諸古老口實仰而無絕故撮略所聞紀之云爾

聖寺第一

凡一十
二寺

東晉初天台山寺者昔有沙門帛道猷或云竺姓者銳涉山水窮括奇異承天台石梁終古無度者乃慷慨曰彼何人斯獨無貞操故使聖寺密爾對面千里遂揭錫獨往徑趣石梁周瞰崖險久之方獲其山石梁非一聖寺亦多將欲直度不惜形命且虹梁亘谷下望萬尋上闊尺許莓苔斜側東邊似通西礙大石攀登路絕猷乃別思異校夜宿梁東便聞西寺磬聲經唄唱薩勇意相續通夕不安又聞聲曰却後十年當來此住何須苦求雖爾不息晨夕惋恨結草爲菴彌年禪觀後試造梁乃見橫石洞開梁道平正因即得度遂見棟宇宏壯圖塔瓌奇神僧叙接宛同素識中食既訖將陳住意僧曰却後十年自當至此何勞早住相送度梁橫石已塞至晉太元元

微九

二

年終於山所形似綠色端坐如生王羲之聞之造焉望崖仰挹今有往者雲迷其道也

宋時朱齡石者使往遼東還返失道隨風泛海一月餘日達于一島糧水俱竭入島求泉漸深登山乃見一寺堂宇莊嚴非所曾覩僧問所從具說行事設食飲水問以去留石曰此乃聖居非凡可住僧曰欲住任懷石苦辭欲還僧告曰此間去都二十餘萬里石等聞之驚怖曰若爾何緣得達僧曰自當相送不勞致憂又問曰識杯度道人不曰識之便指壁上鉢帋曰此是彼物有小過罰在人中便取鉢帋與石并書一封上爲書字然不可識曰可以書鉢與之令沙彌送勿從來道此有直路疾至船所須臾至海沙彌以一竹杖著船頭語曰但閉舫聽往不勞帆柁也於是依

言但聞颼颼風聲有竊視者見船在空雲飛奔於山樹海上數息間遂達揚都大桁正見杯度騎桁欄口云馬齡石既至書自飛上度手度驚曰汝那得達萊道人書喚我歸耶乃具說緣由又將鉢與之手捧曰吾不見此鉢四千餘年擲上入雲下還接取太初中無故而死事在別條

晉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北五十里度風林津登長夷嶺南望名積石山即禹貢導之極地也衆峯競出各有異勢或如寶

微九

三

塔或如層樓松栢映巖丹青飾岫自非造化神功何因綺麗若此南行二十里得其谷焉鑿山構室接梁通水繞寺華藥果菜充滿今有僧住南有石門濱於河上鐫石文曰晉太始年之所立也寺東谷中有一天寺窮討處

所略無定指常聞鐘聲又有異僧故號此谷
名爲唐述羌云鬼神也所以古今諸人入積
石者每逢仙聖行往恍惚現寺現僧東北嶺
上出於醴泉甜而且白服者不老

高齊初有異僧投鄴下寺中夏坐與同房僧

亡名欸曲意得客僧患痢甚困名以酒與之
客曰不可也名曰但飲酒雖是戒禁有患通
開客顰眉爲飲患損夏滿辭還本寺相送出
都客曰頗聞鼓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古來
虛傳竟無至者客曰無心相造何由而至一

夏同房多相惱亂患痢給酒乃是佳藥本所
不欲爲患而飲願不以此及人山寺孤迥時
可應覽想一登陟以副虛懷名聞喜踊曰必
能導達夕死無恨至九月間剋望尋展幸賜
提引不爾無由客曰若來可從鼓山東面而

上東度小谷又東北上即至山寺至期與好
事者五六人直詣石窟寺山僧曰何以得來
曰欲往竹林道由於此僧曰世人可笑專聽
妖言此山東西我並遊涉何處有寺古有斯
言不勞往也名曰彼客致詞極非孟浪何有

虛也只得尋之尋而不獲非余咎也石窟寺
僧十數相隨依言東上度谷尋嶺忽見一翁
把鑿斷地又見一僧來至鋤禾四邊把鋤曳
鑿曰去年官寺道人放馬食我禾盡今年復
來蹋我秋苗舉鑿趨僧並皆返歸惟名一人

微九

東北獨上翁曰放你上山乞蟲喫却遂依東
上林木深茂聞南嶺上有吟詠聲名曰非往
者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叙闊相將造
寺瞬目間忽見崇峯造日脩竹干雲重門洞
開複殿基列門外東西槽檻飾以金鋪似有

馬蹤而無繫者行至門首曰且住此入通和尚去須臾出引入佛殿前禮拜訖西至廊下和尚可年九十許眉長鼻高狀如西域傍有官吏可三十人執文簿有所判斷舉手告曰下里山寺殊無可觀何能遠涉名即禮拜十數和尚曰行來疲頓可止將至房去便引西房比東轉見僧憑案讀經名便禮拜都不懈問便引盡北行東出至本客房中歡笑通宵屢言永住彼曰一任和尚不敢爲礙待明爲諮報白和尚不許乃至中食不異鄴中臨別和尚曰知欲永住知友情也然出家人不可兩處安名本寺受供可得垂否必欲永住可除彼名好去便辭送出執手悵悵既別懷然行一里間數數返顧寺塔林竹依然滿目更行二里返顧一無但是峯崖雜樹行行西下

微九

五

依隨本道不見田苗亦無田父乃至石窟備爲諸僧說之云高齊初沙門嵩公者嵩山高棲士也旦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過中忽聞鐘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趣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隱之寺門外五六犬其狀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卧以眼眄嵩嵩怖將返須臾梵僧外來嵩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久嵩見無人漸入次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講堂惟見牀榻高座儼然嵩入西南隅牀上坐久之忽聞棟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口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供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西薊北嶺南無處不

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各豎義大有後生聰俊難問鋒起殊爲可觀不覺遂晚而至嵩本事鑒既聞此語望得叅話希展上流整衣將起奄然失地獨坐盤石柞木之下向之寺宇一無所見唯多巖谷禽鳥翔集嵩出以問上統法師法師曰此寺石趙時佛圖澄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或現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聲云云

高齊文宣在晉陽使人騎白駝向我寺取經函去使問不知何寺帝曰但任駝行自知寺處日晚出城駝行至忽奄然如睡忽至一山名爲眞寂山半有寺群沙彌曰高洋駝來也便引入寺見一老僧拜已問曰高洋作

微九

六

天子何似答曰聖明問曰汝來何爲曰令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今北行東頭是其房可取函與之即乘駝而返如睡如夢奄至晉陽以函返命不久帝行至谷口木井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語帝曰我先去爾後可來帝然之是夜癡人死不久帝於晉陽不豫使劉桃枝負行鼻血淋瀝是夜帝崩云

代州東南五臺山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三百里極巉巖崇峻有五高臺上不生草松栢茂林森於谷底其山極寒南號清涼山亦立清涼府經中明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雪山即斯地也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山遺蹤靈窟奄然即目不徒設也中臺最高去并州七百里望如指掌上有小石浮圖其量千計即魏文帝宏所立也石上人馬跡宛然

有大泉名曰太華清澄如鏡有二浮圖夾之
中有文殊師利像人有至者鐘聲香氣無日
不有神僧瑞像往往逢遇龍朔已來下勅令
會昌寺僧會曠往彼修理寺塔前後再返亦
遇靈感中臺東南下三十里有大孚靈鷲寺

微九

古傳漢明所造見有東西二道場像設猶存
南有華園三頃許四時名華相續間發貞觀
中解脫禪師聚徒習定自云於華園北四度
見文殊師利翼從滿空群仙異聖不可勝紀
近有僧明禪師居山三十餘載亦遇仙聖飛
雲而去唯留故處南臺三十里內多是名華
徧於峯岫俗號華山中有聖寺鐘聲時發曾
見異人形偉冠世言語之間超騰遂遠其山
甚近滯俗者罕登登者必感勝緣故述前來
往者也

案別傳云西域天竺黑峰山龍猛菩薩寺者
二十四依中此大士最爲宏冠威加異道德
洽王臣藝術智能無不通練號佛滅度後一
切智人也王爲立寺鑿石爲龕擬于終天不
可改壞龕各立像并一化主經累年運功府
藏已竭而寺不成王來拜曰藏庫已空寺猶
未立徒有志願力不遂心如何菩薩曰王之
德化無思不服福報如影隨作有功何慮財
盡寺不成也可案行寺側功用若爲菩薩先
以要術爲藥筆取點之無不成金隨石小大
金塊亦爾王依言尋果見金聚大悅即以造
寺今猶見在故西域出金名有多種龍樹金
者紫光外發俗爲第一自餘諸金光色少滅
昔菩薩長年七百餘歲山寺來往無由固留
自隱已來將及千歲俗知有之其道重阻從

地穴入方到其崖近有一僧被召夏坐徧歷龕像無不眞金所有經匣充牣崖窟方知三寶住持幽明兩會也夏滿欲持經出寺人不許曰本擬住法不得缺漏空手入穴行經數里乃得出焉

張九

雍州鄠縣南繫頭山寺者其山本舟人繫船其側故以名焉昔太一未分山連太行王屋白鹿河水停於此川號爲少海及巨靈大人秦洪海者患水浩蕩以左掌托太華右足蹋中條太一爲之裂河通地出山遂高顯仍本號焉張衡西京云高掌遠蹠以流河曲者是也古老傳云繫頭南有九空仙寺昔有人入山採樵逼暮不知歸道依林而宿夜聞鐘聲在近即尋之忽見一寺僧衆百餘但有行坐而不叙問其人怪之至明失寺此來在近無

往尋者余曾至山但有層峯秀林不可登踐又云山有九窟仙人所居也有藍田大谷伏羲側歸義寺僧弘藏者有膽勇聞而往尋積日累夜巡踐山隙止獲五窟甚圓淨如人所造無缺漏似有居者又光明寺了禪師亦往

尋覓依窟一夏今所謂照陽窟也足爲華望之大觀也而仙寺終不見焉

子午關南大秦嶺竹林寺者貞觀初採蜜人山行聞鐘聲尋而至焉寺舍二間有人住處傍大竹林可有二頃其人斷二節竹以盛蜜

微九

九

可得五斗許兩人負下尋路而至大秦戍具告防人竹林至此可十五里戍主利其大竹將往伐取遣人依言往覓過小竹谷達于崖下有鐵鎖長三丈許防人曳鎖掣之大牢上有二大蟲據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走

又將十人重尋值大洪雨便返藍田悟真寺僧歸真少小山棲聞之便往至小竹谷北上望崖失道而歸常以爲言真云此竹林去關可十五許里

梁州道子午關南第一驛名三交驛東有澗東南來南坡數十頃是栗樹素不知有僧住屢聞鐘聲不以爲奇一時驛家婦女樵採入澗忽值一僧獨坐石上縫衣傍無一人此女人有信心白曰不知師在此日時欲至向驛食來僧云貧道山居不得食驛家官食女曰自有私食足以供養僧曰信心人食亦不可得女恐時過絕走取食及來尋之不見其迹由是常食家人左近追之永不可值而有鐘聲此寺去驛可五里許終南山折谷內樓欄寺者近有人見一僧云

倩爲擎襪問寺在何處云在折谷炬明東額頭其人爲荷襪將至寺見一僧從南崖下可長五十丈相召來其人辭返語曰君日日入山採柴可於柴下取齋殘餅食之不須道得緣便隨其言日得其餅妻怪窮之不得已便說遂瘧經年^{效九}又見二僧入谷其人手喚指口如是三返便即得語其人近死今入山者至炬明額側常聞鐘聲亦往往見異僧近有一僧聞之遇見入谷僧疑是樓欄寺問云大德不是樓欄寺僧不曰是欲隨大德去得不曰可相隨來但聞耳邊颼颼風聲至急心思惟曰此何必是聖或入深山躡頓我竊生念時前僧便失懊恨之甚返迴三日方達谷口乃於避世堡立精舍以候之精舍見存其僧不知所終云

又終南山庫谷內西南又名瓠蘆谷昔有人於山採斫遇見一寺并石室石門門內並寶器重大不可勝然不見僧人是衆僧具度其人徘徊顧盼記誌處所以所齋瓠蘆掛於空樹下山召村人往尋其谷內樹上往往悉是

瓠蘆莫知縱跡今有尋山者云石門扇在山崖旁半入山下其半雖出無人力開之今其谷名庫地名天藏故谷口府坊皆名天藏測其山中則彌勒下生方現於凡俗耳云

案別傳云佛令九十九億大阿羅漢三明六通住持正法於三千界四大洲中統通加護極人壽六十歲時雖遇三災諸聖暫隱至壽百歲聖人還出廣通佛法如是漸增千歲萬歲終六萬歲方涅槃七萬歲時辟支佛現八萬歲時慈佛方降云

徵九

十一

瑞經第二凡三十八段

序曰三寶弘護各有司存佛僧兩位表師資之有從聲教一門顯化道之靈府故佛僧隨機識見之緣出沒法爲除惱滅結之候常臨所以捨身偈句恒列於玄崖遺法文言總會

於龍殿良是三聖敬重藉顧復之勛勞幽明荷恩慶靜倒之良術所以受持讀誦必降微祥如說修行無不通感天竺往事固顯常談震旦見緣紛綸恒有士行投經於火聚焰滅而不焦賊徒盜葉於客堂腕重而不舉或合藏騰於天府或單部瑞於王臣或七難由之獲消或二求因之果遂斯徒衆矣不述難聞敢隨代錄用呈諸後經不云乎爲信者施疑則不說至如石開矢入心決致然水流冰度情疑頓決斯等尚爲士俗常傳況慧拔重空

道超群有心量所指窮數極微因緣之遘若影隨形祥瑞之徒有逾符契義非隱默故述而集之然尋閱前事多出傳紀志怪之與冥祥旌異之與徵應此等衆矣備可攬之恐難觀其文固疏其三數并以即目所詳示存感通之存數也

高僧傳云宋元初中有黃龍沙彌曇無竭者誦觀音經淨修苦行與諸徒屬二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荒險貞志彌堅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群竭齋經誦念稱名歸命有師十二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復有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有大鷲飛來牛便驚散遂得剋免云

又昔東晉孝武之前恒山沙門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地于襄陽註般若道行密迹諸

經析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一梵僧頭白眉毛長語安曰君所註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也後十誦至遠公云昔和尚所夢乃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遂成永則云

又蜀郡沙門釋僧生者出家以苦行致日爲蜀三賢寺主誦法華習定嘗山中誦經虎蹲其前竟部乃去每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爲侍年雖衰老而翹勤彌勵遂終其業云

又扶風釋道罔者爲師入河南霍山採鍾乳四人入穴數里三人溺死炬火又亡罔素誦法華憑誠乞濟有頃見螢光追之遂得出穴頻作普賢行道並見感應或見梵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未及言次倏忽不見後遊宋都

以般舟爲業中夜入禪見四人御車呼罔上乘不覺自身已在大路見一人坐胡牀侍衛數百人見罔驚起曰向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遂拜別令送還寺扣門方開房門亦閉衆咸敬服云

微九

十三

又宋孝建中釋普明者少出家稟性清純蔬食布衣懺誦爲業誦法華維摩若諷誦時有別衣別座未嘗穢雜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其前誦維摩亦聞空中倡樂之聲云又宋太始中揚州瓦官寺釋慧果者少以疏素自節誦法華十地嘗於園廁一鬼致敬云昔爲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地獄生蝦蟇鬼中法師慈悲願助拔濟又昔有錢三千埋於柿樹下願取爲福果因告衆掘錢爲造法華設會後夢見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之

苦報也云

前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遊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乃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慚而退爾後遂成百部故病亦損誦經既度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往生因無病而卒年八十餘矣

又永明中會稽釋弘明者止雲門寺誦法華經禮懺爲業每旦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爲給使也又虎來入室伏牀前久之乃去又見小兒來聽經云昔是此寺沙彌盜僧厨食今墮園廁中聞上人誦經力故來聽願助方便免斯累也明爲說法領解方隱後山精來惱

微九

十四

明乃捉取腰繩繫之鬼謝遂放因之永絕云
元魏天平年中定州勇士孫敬德在防造觀
音像年滿將還在家禮事後爲賊所引不堪
拷楚遂妄承罪明日將決其夜禮懺流淚忽
如睡夢見一沙門教誦救苦觀世音經經有

諸佛名令誦千徧得免苦難敬德忽覺如夢
所緣了無差錯遂誦一百徧右司執縛向市
且行且誦臨刑滿千刀下斫之折爲三段皮
肉不傷易刀又斫凡經三換刀折如初監司
問之具陳本末以狀聞丞相高歡歡爲表請
免死因此廣行世所謂高王觀世音也敬德
還設齋迎像乃見項上有三刀痕見齊書

梁天監末富陽縣泉林寺釋道琳者少出家
有戒節誦淨名經寺有鬼怪自琳居之便歇
弟子爲屋壓頭陷入胃琳爲祈請夜見兩梵

僧拔出其頭旦遂平復琳又設聖僧齋鋪新
帛於牀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衆
咸服其徵感矣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人頭山邃
谷中銜草寺省事少言人鳥不亂讀誦法華
人不測其素業將終時神僧寶誌謂梁武曰
北方銜草寺須陀洹聖僧今日滅度湛之亡
也無惱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
果也還葬此山後發看之唯舌如故乃立塔
表之今塔存焉鳥獸不敢陵踐云

微九

十五

又范陽王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爲常業初
死權殮隄下後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
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
供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並枯唯舌如故
齊武陵世并東看山人掘見土黃白又見一

物狀如兩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奏
帝問道俗沙門法上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
壞也誦滿千徧其徵驗乎乃集持法華者圍
繞誦經纔始發聲此靈脣舌一時鼓動同見
毛豎以事奏聞乃石函緘之云

又魏高祖太和中代京闕官自慨形餘奏乞
入山服道勅許之乃齋華嚴晝夜讀誦禮懺
不息一夏不滿至六月末髭鬚生得丈夫相
以狀聞奏帝大驚重之於一國敬華嚴後尊
恒日並見侯君素旌異記云

周祖滅法經籍從灰以後年忽見空中如團
大者五六飛上空中極目不見一段隨風飄
飄上下朝宰立望不測是何久乃翻下墮上
土牆視乃大品之第十三也云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名誦通涅槃自矜

爲業岐州東山下林寺沙彌誦觀音經二俱
暴死心下俱暖同至閻王所乃處沙彌金高
座甚恭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不重事
訖勘問二俱餘壽皆放還彼涅槃僧情大恨
恨恃所誦多問沙彌住處於是兩辭各魁所

敬九

十六

在彼從南來至岐州訪得具問所由沙彌言
初誦觀音別衣別所燒香呪願然後乃誦斯
法不怠更無他術彼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
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救忘而已古人遺言
多惡不如少善於今取驗悔往而返云

釋僧道積貞觀初住益州福成寺誦通涅槃
淨衣澡沐自爲恒度慈愛兼濟固其深心終
于五月炎氣赫然而屍不腐臭百有餘日跏
坐如初道俗莫不嘉賞云

蜀川釋寶瓊者綿竹人出家貞素讀誦大品

兩日一徧無他方術唯勸信佛爲先本邑連比十方並是朱族初不奉佛沙門不入其鄉故老人女婦不識者衆瓊思拔濟待其會衆便往赴之不禮而坐道黨咸曰不禮天尊非沙門也瓊曰邪正道殊所奉各異天尚禮我我何得禮老君乎衆議紛紜瓊曰吾若下禮必貽辱也即禮一拜道像連座動搖不安又禮一拜連座反倒狼藉在地遂合衆禮瓊一時迴信乃召成都大德就而陶化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云

釋空藏者貞觀時住京師會昌寺誦經三百餘卷說化爲業遊涼川原有緣斯赴昔往藍田負見山誦經齋麩六斗擬爲月料乃經三周日斲二升猶不得盡又感神鼎不知何來時至玉泉以爲終焉之地時經亢旱泉竭合

微之

十七

寺將散藏乃至心祈請泉即應時涌溢道俗動色驚嗟不已貞觀十六年終於京寺還葬山所云

釋遺俗者不測所住遊行醴泉山原誦法華爲業乃數千徧貞觀中因疾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比雖誦經意望有驗若生善道舌根不朽可埋之十年發出若舌朽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爲起一塔生俗信敬言訖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戴仰乃函盛舌奉起塔於甘谷岸上云

雍州長安縣界郊南福水之陰有史村史呵哲者誦法華經名充令史往還步步生不乘騎以依經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終本邑香氣充村並怪而莫測其緣終後十年其妻又殞

乃發塚合葬見其舌本如生餘肉並朽乃別收葬斯徒衆矣餘且略之更不多述云

貞觀五年有隆州巴西縣令狐元軌者信敬佛法欲寫法華金剛般若涅槃等無由自檢憑彼土抗禪師檢校抗乃爲在寺如法潔淨

寫了下帙還岐州莊所經留在莊井老子五千言同在一處忽爲外火延燒堂是草覆一時灰蕩軌于時住馮翊令家相命撥灰取金銅經軸既撥外夾其內諸經宛然如故潢色不改唯箱帙成炭又覓老子便從火化乃收

微八

十八

取諸經鄉村嗟異其金剛般若一卷題字焦黑訪問所由乃初題經時有州官能書其人行急不獲潔淨直爾立題由是被焚其人見在瑞經亦存

京師西明寺主神察自驗說之余曾於隰州

有曇韻禪師定州人行年七十隋末喪亂隱于離石比干山常誦法華經欲寫其經無人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無何而至云所欲潔淨並能行之於即清旦食訖入浴著淨衣受八戒入淨室口含檀香燒香懸幡寂然抄

寫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曾不告倦及經寫了如法親奉相送出門斯須不見乃至裝潢一如正法韻受持讀之七重裹結一重一度香水洗手初無暫廢後遭胡賊乃箱盛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靜方尋不見周憊窮覓乃於巖下獲之箱中糜爛撥朽見經如舊鮮好余以貞觀十一年親自見之云

絳州南孤山陷泉寺僧徹禪師曾行遇癩者在穴中徹引至山中爲鑿穴給食令誦法華素不識字加又頑鄙句句授之終不辭倦誦

經向半夢有教者自後稍聰得五六卷瘡漸覺愈一部既了鬚眉平服膚色如常故經云病之良藥斯誠驗矣云

河東有練行尼常誦法華訪工書者寫之價酬數倍而潔淨翹勤有甚餘者一起一浴然

徵九

十九

香熏衣筒中出息通於壁外七卷之功八年乃就龍門寺僧法端集衆講說借此尼經以爲揩定尼固不與端責之事不獲已乃自送付端端開讀之唯見黃紙了無文字餘卷亦爾端愧悔送尼尼悲泣受已香水洗函頂戴繞佛七日不休開視文字如故即貞觀二年端自說之云

開皇初有河東曇延法師初造疏解涅槃經恐不合聖心乃陳經及疏於佛舍利塔前啓告靈聖若所解合理願垂神應言訖涅槃經

軸各放光明舍利大塔亦放光明上至空天傍照四遠諸有道俗謂寺遭火崩騰驚赴至乃知非三日三夜騰焰不絕隋祖重爲戒師迎延入京爲建延興寺門人見在云

蒲州仁壽寺僧道遜者即延之學士講涅槃將百徧有弘護正法心四方所歸無問客主將給之當無有過者貞觀四年崔義直爲虞鄉令遣人請遜講經及發題訖泣曰去聖滋遠微言隱絕庸鄙所傳不足師範但以信心希向日發誠悟今講止於師子品日時既促願存心聽既至其品無疾而終道俗哀慟義直徒跣扶柩送之南山于時隆冬十一月土地冰嚴下屍於地地生蓮華而小頭及手足各一義直奇之令守不覺盜折明旦視之周身有華總五百莖七日乃萎云

幽州沙門釋智苑者有學識思造石經緘于西南山巖以備法滅之護也隋大業中初構石室四面鐫之又取方石寫諸藏經每一室滿以石錮之融鐵其縫遠近公私無不送施工匠既湊欲造佛堂食院而山東無木可得忽一夜暴雨雷震山崩旦晴乃見大松栢數千株漂積道次尋蹤遠自西山送來此爲神助即依而構造頃之畢成所造石經已滿七室貞觀十三年苑卒弟子等猶繼其業云隋開皇中蔣州人嚴恭者於郭下造精舍寫法華經清淨供養若紙若筆必以淨心不行欺詐信心而與不行乞覓隨得便營如法經給書生歡喜常有十人道俗送直恭親檢校勞不告倦嘗有人從貸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之貸者得錢船載中覆錢失人活是日恭

微九

二十

入錢庫見一萬錢濕如水洗怪之後見所貸錢人方知其沒溺又有商人至邳亭湖祭神上物夜夢神云倩君以物送與嚴恭法華令經用也及覺所上之物在前又恭曾至市買紙少錢忽有人持二千錢授恭曰助君買紙言已不見又有漁人夜見江中火焰焰浮來以船迎之乃是經函及明尋視乃是嚴家經其後發願略云無一字而不經眼無一字而不用心及大業末子孫猶傳經業群盜相約不入其里里人賴之至今故業猶爾云

微九

二十一

華兩卷王曰大善可升階就東北高座誦之
便舉聲曰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王曰請法
師止向法師誦非唯自利乃令庭中諸囚皆
以聞法獲免諸囚寂爾不見乃放還略見地
獄五苦休息亦由聞經故止也云

太廟丞趙郡李思一者以貞觀二十年正月
八日失瘖至十三日死經日乃甦自言備見
冥官云年十九時嘗害生命思一悟之曰所
害之時在安州旻法師下聽涅槃何緣於彼
相害官追旻師有答云旻生金粟界不可追
且放還家近清禪寺僧玄通素與往來俄
見其活又說冥事因爲懺悔受戒并勸轉金
剛般若五千徧至日晚又死明日還甦自云
見大官遙見便大喜曰還家大作福德復見
一僧證云旻師遣來官見驚懼迎之僧曰思

一昔時聽講又不殺害何緣妄錄耶冥官曰
即放還至家日淨心修善因遂活云

陳公太夫人豆盧氏信福誦金剛般若一紙
未竟後日昏時頭痛四肢不安自念儻死經
不終耶即起強誦而燈已滅命婢然燭厨中

外院覓火俱絕夫人深恨忽見庭中有然火
燭上階入堂至牀前三尺許無人執而光明
若書夫人驚喜所苦亦除取經誦之有頃家
人鑽燧得火然燈入堂堂中燭火即滅便以
此夜誦竟因此日誦五徧爲常云

微九

二十三

中書令岑文本少信佛誦法華經普門品嘗
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死文本亦沒水聞有
人言但念佛必不死如是三言遂隨波出沒
須臾著岸云

武德年中都水使者蘇長爲巴州刺史度嘉

陵江中流風起船沒男女六十餘人皆溺死
唯有一妾常誦法華經及水入船妾頭戴經
函誓與俱死乃隨波汎濫頃之達岸經函外
濕內乾于今尚在云

貞觀中河東董雄爲大理丞少來信誠蔬食
十數年十四年中坐連李仙童事上大怒使
侍御韋悰鞠問甚急因禁數十人大理丞李
敬玄司直王忻同連此坐雄與同屋囚鎖專
念普門品日得三千徧夜坐誦經鎖忽自解
落地雄驚告忻玄忻玄共視鎖堅全在地而
鉤鎖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其夜監察御史張
守一宿直命吏開鎖火燭之見鎖不開而相
離甚怪又重鎖紙封書上而去雄如常誦經
五更中鎖又解落有聲雄又告忻玄等至明
告守一守一來視之封題如故而鎖自相離

微九

三三

敬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爲胡
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
信之咎方知佛爲大聖也時忻亦誦八菩薩
名滿三萬徧畫鎖解落視之如雄不異其事
臺中內外具皆聞見不久俱脫云

益州西南新繁縣西四十里許有王李村隋
時有書生姓荀氏在此教學大工書而不顯
迹人欲其書終不肯出人乃歐之亦不出遂
以筆於前村東空中四面書般若經數日便
了云此經擬諸天讀之人初不覺其神也後
忽雷雨大注牧牛小兒於書經處住而不澆
濕其地乾燥可有文許自外流潦及晴村人
怪之爾後每雨小兒等常集其中衣服不濕
武德年有非常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般
若經村人莫汙諸天於上設蓋覆之不可輕

踐因此四周欄楯不許人畜往踐于今雨時
仍乾齋日村人就供每聞天樂聲繁會盈耳
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有京師高表仁孫
子嘗讀法華經乘馬從順義門出有兩騎追
之曰今捉獲矣其人問曰卿是何人答曰我
是閻王使者故來追卿其人惶忙走馬西出
欲投普光寺使人曰疾捉寺門勿令入入即
得脫及至寺門乃見一騎捉門又西走欲入
開善寺又令騎捉門遂爾相從西奔欲還本
宅宅在化度寺東恐道遠乃欲入醴泉坊一
騎在前其人以拳擊之鬼遂落馬後鬼曰此
微九
人大麤急曳下挽却頭髮即被牽髮如刀割
狀遥擲于地亦隨落馬家人與還至晚甦云
備見閻王云君何盜僧果子何事說三寶過
遂依伏罪無敢厝言王言盜果之罪合吞鐵

丸四百五十枚四年受之方盡說過之罪合
耕其舌因放令出遂甦少時還絕口如吞物
通身炮赤有苦楚相纏經日方醒云經一年
吞百餘丸其苦難言明日復爾恰經四日吞
丸亦盡方欲拔舌耕之拔而不出勘案所由
乃云曾讀法華舌不可出遂放令活今見在
化度寺圓滿師處聽法懺悔云
龍朔三年六月二十日司元少常伯崔義起
大不信佛妻父蕭銓念善誦法華般若數千
徧辛酒不入門起妻以五月亡爲修三七齋
正食亡妻來有婢素玉見作夫人語我生時
雖聞地獄不大信今受苦不可言汝男女等
不得不信由汝爲我轉經然燈功德放暫歸
便向大衆陳懺我至二十日更來將素玉看
我受罪至期果至將素玉去見大城官府夫

人入別院須臾火鑊鐵牀總至夫人受毒忽見夫人父蕭公坐蓮華臺語夫人早放素玉還告素玉我女生時不用我語多瞋妬不信善惡今受此苦我無力可救汝歸可語其夫兒女道令修功德不久解脫又見婆羅門僧從空中下教素玉誦金剛般若又誦藥師法華一徧兩卷並改名爲聲聞又曰閻浮提人不信佛汝誦此經聞婆羅門並解經語婢死三日便甦家人良賤初如常遇患麟德元年正月薛將軍宅齋迎婢請三道佛頂骨婆羅門僧令試素玉乃升座長誦一無脫漏皆合掌歎曰如西國本不異合衆驚訝希有奇事薛將軍遂口奏天子大歎曰百官亦有不信者冥道若此何得不信時朝貴聞者咸生大信司成館博士范叔元又將僧二十人就翊

善坊宅召素玉令誦本經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自云不忘故爾云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卷第三上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卷第三下 微十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神僧第三凡三十人

僧之真偽唯佛明之自餘凡小卒未能辯良由道俗化方適緣不一權道難謀變現隨俗不可以威儀取難得以事相求通道爲先故無常准經云示衆有三毒又現邪見相我弟子如是方便度衆生所以二十四依通三乘於季俗一十六聖躬六萬而弘持又有九十九億三達真人七十四賢五通明士冥通佛性顯益神功遂使三有太洲釋門所流四圍輪內同稟仁風能使七衆歸依碎四魔於身世八部弘護澄五翳於當時固得代有澆淳時逢信毀淳信之侶感淨果而高升澆毀之徒受濁報而下沒斯並無辜起惡調冒精靈

佛於爾無嫌凡於佛有障徒爲訕謗終難絕之故周魏兩武威服諸侯輕欺佛法望使除滅自貽伊戚禍及其身命窮政改呼嗟何已尋滅興復更顯由來斯則興亡在人正法蕪沒良由前列衆聖冥力住持存廢自彼道無不在豈得以百年之短壽而拒六萬之脩期乎豈得以一國之局王而擁三千之鴻化乎豈得以人中之聖睿而抗天表之正真乎豈得以生死之形儀而格金剛之寶質乎以四據量殊不可也彼周魏兩君明明后辟知萬歲之焉有審百年之不期寶位由於非道神識抱於愚蔽者則自救無暇焉能及人皆謂常往萬邦鄙三五而稱聖威加四海蔑堯舜之獨夫遂使誅除佛化非我誰能坐受天殃賢愚同笑故集僧中之道勝爲住持之臣證

乎依付法藏傳佛以正法付大迦葉令其護持不使天魔龍鬼邪見王臣所有輕毀既受囑已結集三藏流布人天迦葉以法囑累阿難如是展轉乃至師子合二十五人並閻浮洲中六通聖者大迦葉令在靈鷲山西峰巖中坐入滅盡定經五十六億七千萬歲慈氏佛降龍能仁佛所付大衣然後涅槃又于填國南二千里沮渠國有三無學在山入定無數年來卓然如生至十五日外僧入山爲剃鬚髮索諸經律佛令大阿羅漢賓頭盧不得滅度傳於佛法於三天下福利群生令出生死又入大乘論云賓頭盧羅睺羅等十六無學及九十九億羅漢皆於佛前受籌住法又依別傳住在四大洲及小洲并天上至人壽六十歲時中雖少隱後還興復斯諸聖人冥

爲利益故今山內聖寺神僧鐘聲香氣往往值遇皆不虛也後明顯益略述如左

漢桓帝時沙門安清字世高者安息國王之太子也捨位出家入於聖果自云過去曾至廣州值一昔怨見便唾手以刀逐之高曰卿之宿忿猶未除也其人曰真得汝矣便申頸受刃於彼命終今生爲太子即高身也有一同學好施多瞋高曰卿明經好施不在吾後然多瞋忿命報如何彼曰物來相惱誠難忍之冀受報時希垂拯濟高然之彼命終已便於此土爲^十亭湖神威力所統上下千里祈禱給福分風^十沂高歷遊中原將往度之寄載至湖舟人奉牲請福神曰船上沙門可召來也即召來至神曰吾昔與君本雖同學但以多瞋故受神報命在旦夕死入地獄然此

形骸恐汙江湖當徒於西岸有布絹千疋并寶物可用致福高曰故來相造敘昔舊緣報至難免長慨如何可現真形心願盡矣神曰醜形可恥如何示人高曰但出無損神乃從座後出身乃是大蟒申頸至高膝上高見已淚出如泉蟒亦下泣便作梵唄亡契爲除麟內小蟲又作梵語數百言已蟒便漸隱高命舟人盡取財寶載往豫章舉帆西引蟒又登山出身極望夜宿江浦有青衣者上船曰蒙爲興福得免苦趣極受安樂高以其物爲造東寺明日江西澤中有一死蟒頭尾相去極遠今潯陽蛇頭蛇尾村是也相去四十里高重往廣州問昔害身猶尚在執手解仇爲善知識又曰小債未償須往會稽至市亂鬪妄被打死去

魏廢帝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衡者講小品經恨章句未盡此年往西域尋求獲之彼有留難不許東返士衡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從火化便以棄經投火一無所損舉國敬異便達東夏即放光經是也年八十七依法火焚而經日不壞微十道俗異之乃具呪曰若真得道法應毀壞便應聲摧碎遂收而起塔云晉武太康中沙門耆域者西域人浮海東遊達于襄陽寄載北度船人見胡人衣裳弊陋輕而不載比達比岸域已先上兩虎弭耳遂之域摩其頭人問之無所答惠帝末至洛陽誠諸僧服章華侈不以佛法爲志見洛宮曰忉利天宮髣髴似此上有千二百作具本是天匠當以道力成之而以生死力作不亦勤若乎更見支法淵曰好菩薩羊中來見竺法

與曰好菩薩天中來告人曰聖人將去京師贈遺億萬悉受臨發封而留之作大幡八百口駝駝負而西返又曰此方後大造新罪可哀如何及晉亂鼎沸斯言不朽洛陽中食記送者無數耆域徐行而奔馬不及後有西來估客於流殺北逢記校其日乃初發洛陽日也量其所行蓋已萬里之外云

晉初沙門佛調者住常山積年業尚純朴獨行山林夜投虎窟大雪虎來橫臥其前調曰我奪汝舍有愧如何以手拂虎上雪虎弭耳下山從者駭怖自剋亡日近遠與訣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乎若能盪除三垢則此爲不朽耳遂還房端坐而卒後數年白衣弟子入山伐木見調在巖上衣服鮮明同輩八人驚曰和尚尚在耶曰吾常在耳具問知

佛

故良久乃去遂發其冢不見其屍云

沙門犍陀勒者晉初遊洛數年雖敬其風操而不測其通照也後語人曰盤鷁山有古寺搭能建之者其福不貲眾人許之依言發掘咸得礎白卒遂興復以勒爲寺主去洛百里至時食訖乞油一鉢擎以還寺去來迅速其狀若飛有能行者逐之須臾遠失勒笑曰可捉我衣角既持之不移畧而達寺云

抵世常者晉太康中富人居時禁晉人作沙門常奉法不懼憲網潛於宅中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其中比丘來者不憚後有僧來姿形頑陋衣弊足泥常逆作禮命奴洗足僧曰常自洗之何用奴也常曰老病以奴自代僧不許常私罵而去僧現八尺形容儀光煒煒飛行而去常撫膺自撲泥中家內僧

尼行路五六十人望見空中數十丈分明奇香芬氣一月留宅云

關公則者趙人恬放蕭然唯勤法華晉武時死于洛邑同志爲設會於白馬寺其夕轉經空中聞唱薩聲仰視一人形器光麗曰我是關公則也生西方安樂界與諸上人來此聽經合堂驚出咸共見之時衛士度汲郡苦行居士師於則母亦篤信常飯僧日將中忽空中下鉢正落母前乃則鉢也有飯盈滿香氣充堂皆得飽滿七日不飢士度有文章見冥祥傳云

東晉初南陽滕並舍之父也家門信敬每設會不逆請隨來者而供之後設會於路要僧見一僧陰柳而坐請入舍行食淨人翻飯傾簞于地惘然無計僧曰貧道鉢飯充足一衆

微十

六

所作既畢擲鉢空中極目乃滅即刻木擬之朝夕禮事災禍則其像先到云西晉末竺法進開度浮圖主也多知聰達值國欲亂將入山隱衆人設會與別布香有僧來處上座衣服塵垢面目黃腫進怪之牽曳就下復來如是至三不復見衆坐食忽暴風起揚沙拌案俱覆法進懺失自責輕侮之過李恒西晉末遇一僧曰君福將至然後禍來若守貧不仕者殃滅休至若帶金紫極於三郡於一郡即止者善矣恒性躁本寒門恒曰且富貴何豫後患此僧留宿夜視見滿一牀恒驚呼家人看之又化爲鳥峙梁上天曉復形而去恒送出忽不見因此信佛亦不能用其言後爲西陽江夏廬江太守太興中錢鳳之亂被誅斯僧言不謬云

西晉末竺佛圖澄西域人形兒似百歲者左脇孔圍可四五寸以帛塞之齋日水邊抽腸胃出洗已內孔夜則除帛光照一室以讀書雖未通群籍與諸學士輒辯析無滯莫不伏者永嘉中遊洛下時石勒屯兵河北以殺戮爲威道俗遇害不少澄往造軍門豫定吉凶勒見每拜澄化令奉佛滅虐刑故中州免死者十而八九勒與劉曜相拒構隙以問澄澄曰可生擒取得優乎麻油塗掌令視之見曜被執朱繩縛肘後果獲之如掌所見至建平四年四月八日勒至寺灌佛微風吹鈴有聲澄顧謂眾曰解此鈴音者不鈴言國有大喪不出今年至七月而勒死石虎即位師奉過勒錫以輿輦出入乘焉所有祥感其相多矣虎末年澄告弟子曰禍將作矣乃期末至吾

微十

七

且過世至戊申年太子殺其母弟虎怒誅及妻子明年虎死遂有舟閔之亂葬於鄴西一云澄死之日商者見在流沙虎聞開棺唯有衣鉢澄在中原時遭凶亂而能通暢仁化其德最高非夫至聖何能救此塗炭凡造寺九百八十餘所通濟道俗者中分天下矣釋道安姓衛氏常山人事澄公爲弟子澄與語終日而無歇門人怪而問曰和尚道化既廣當與先輩宿德通言安非眾望而與語終曰澄曰此人有遠識非爾所知及澄亡安與徒屬千餘逃難王屋護澤諸山木食澗飲南渡河趣漢陰夜行來電過人家令召林伯升主人驚曰素不行往何得知名安曰卿門馬杓中掛一甕可容一斛非百升耶兩木夾之非林如何然安手臂上有肉釧將可上下而

不出腕時俗號印手菩薩羅什之在龜茲亦
遙禮焉既達荆襄六行道化分衆四出所在
流法夜有異僧寄宿大堂窻隙出入守者告
安安往禮曰自顧罪重如何臨顧僧曰君殊
無罪當生兜率即以手撫西北天際重霄既

教十

收天宮奄現又曰當浴聖僧此果畢矣安曰

八

浴具可辦聖何由致僧曰但依浴法聖可致
也安便事之至時果有非常小兒十數入寺
遊戲須臾失之但聞浴室用水聲久之不見
開室而巾濕水減及襄陽沒秦安歸符氏將
平東晉安苦諫不從遂有淮南之敗將終曰
因早食先還與僧大訣便卒葬於五級寺中
云

沙門單道開燉煌人出家山居服練松栢三
十年後唯吞小石子行步如飛不耐人喧樂

幽靜在抱罕多年石虎時來自西平日行七
百至鄴周行邑野牧諸患苦得財即散徒行
而已石氏將末與弟子來建業又南造羅浮
山遂卒山舍袁彥伯興寧中登山禮其枯骸
云

東晉司空何充弱而信法於齋立座數年以
待神聖設會於家道俗甚盛座中一僧容服
垢汙神色低陋自眾升坐拱默而已一堂怪
之謂在謬僻充亦不平形於顏色及行中食
僧飯於座事畢提鉢而出堂顧充曰何俟勞

教十

九

精進耶擲鉢空中凌虛而逝充及道俗目送
天際共追惋恨稽悔累旬云

晉大司馬桓溫末年奉法有尼失名自遠來
造而才行不群桓溫敬而不倦每浴必移影
溫訝而私視見尼裸型揮刀自割破腹出臟

斷截身首支分轡切溫駭而怖有頃尼出室身如常溫以情問尼曰若遂凌居上刑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此悵然便止遂辭不測所之云

晉太元三年杜願涪人家巨富男天保十歲暴亡數月家養猪生五子一最肥官長新至願將爲禮捉就欲殺有僧忽至謂願曰狔是天保如何百日遂相忘耶言竟不見即四尋視乃在天西騰空而去也云

廬山七嶺同會於東共成一峯晉太元中豫章太守范甯遣人伐木此山見一沙門凌虛直上踞峯久之與雲俱隱能文之士咸爲之興詞沙門曇諦賦此山曰應眞凌雲以據峯眇翳景而入冥是也

沙門竺僧朗戒行嚴明華戎敬異嘗與諸徒

受請行於中道曰吾竊有疑寺有盜者同伴返視果及偷焉晉太康中於東嶽金輿谷起寺列衆符堅之末降斥道人惟朗一衆不在毀創信者由此高之每有外來輒預爲調舊谷多虎自朗居之如家犬焉有井神異女人臨之則竭朗謝而復滿焉燕主給以二縣租調拜爲東齊王魏主晉帝符秦並致書遠錫至今三百餘年寺像存焉現有僧住重其古迹名爲神通寺云

沙門梁法相者河東人山居獨住禽獸馴其左右太山祠大石函以貯神物相宿其廟見一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蓋重千鈞義非獨舉試提之飄若輔毛遂取財寶以施貧窶後度江住越城寺忽邀遊放達俳優干冒鎮北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鴈之頻傾三杯神氣自

若年八十九元興末卒云

杯度沙門不知何來如前即蓬萊道人也初在冀州年可七十隱匿姓名不護細行人不齒之曾投人夜宿家有金像度持而出主人奔馬追之安行如故騎走不及至河以小杯在水一足投中拊舞而過因號之杯度時在彭城荷簞而行至食赴會便置簞當道人嫌妨行移終不動食訖持去不以爲礙永嘉初中江南卒羅什聞度在彭城曰吾與此子戲別已數百年如何南度遂不面耶云

沙門道同扶風馬氏有學業元嘉二年於洛作普賢齋道俗四十餘人已經七日中食忽見一人著褶乘馬入至堂前下馬禮佛謂是常人不甚禮異便登馬揮鞭忽失所在但見赤光洞天良久乃滅後三年末復作普賢齋

微十

十一

將竟之日有二僧至容服如凡直來禮佛而出有覺異者出門送之忽見飛直上天失僧所在云

求那跋摩西域人宋初來遊揚都多所開花時咸謂得聖人也以華布諸座下諸僧皆萎唯跋摩鮮淨及卒端坐叉手或謂入深禪定多日不起於席下得遺言三十餘行云得二果時夜集者二百餘人咸見一物長如足許繞屍而西南去云

宋元嘉元年東官命二女姊十歲妹九歲里越愚家未知經法忽其年二月八日並失所在三日而歸粗說見佛至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梵書見西域僧便相開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又失由作人見從風上天父母哀哭求禱神鬼經月乃返剃頭爲

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
曰汝宿緣爲我弟子手摩頭髮便落與其法
名大曰法緣小曰法綵遣還曰可作精舍當
與經法既達家即除鬼坐立精舍旦夕禮誦
每五色光流汎峯嶺自此容止音調詮正有
法上京風規不能過也刺史韋朗孔默皆迎
敬異云

沙門慧全涼州禪師也門徒五百中有一人
性頗麤異全不齒錄後忽自云得那舍果全
以無行永所不信全有疾閉房此弟子夜至
問病而門閉頗異之全密重關而自靜又至
床前曰閤梨可見信也若命過當生婆羅門
家全曰我一生坐禪豈祈生彼耶弟子曰閤
梨信道不篤外學未絕雖有福業不能超詣
若作一會飯一聖人可成道果全即依辦弟

子又曰可比僧伽梨施須者勿擇及會訖施
衣有沙彌就全取衣謂是其弟子曰吾欲擬
聖人那得與汝復憶前囑不得擇人便以歡
施他日問沙彌曰先所得衣著不大耶沙彌
曰何等衣也此日他行全方悟取衣者聖所
化也弟子俄過世唯家四邊時有白光元嘉
末年金猶在世云

宋元嘉初劉凝之在廣陵逢一異僧曰君將
病氣然不死可作三百錢食飯僧則免此患
凝之素不敬信問之加忿僧曰勿怒但加敬
自得福也二十步許忽不見後經七日病發
殆死後在都下有僧先不相識直入戶曰君
有法緣何不精進凝之因說前事僧曰此實
頭盧也語已不知所之凝之以十七年於廣
陵惠往精舍見幡蓋在空久之滅矣

魏太武沙門曇始甚有神異常坐五十餘年足不躡履跣行泥中奮足便淨色白於面俗號白足阿練也赫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不傷由是僧尼免死者眾太武敬重死十餘年形色不改云

宋孝武時江陵微十長沙寺沙門慧遠十三本名黃遷即禪施慧印之弟子也印每入定見遠是印之千師雖應爲蒼頭故度爲弟子常寄江陵楊家行般舟勤苦歲餘頗有感變一日十會通見遠身而般舟之處行道如故自剋終日至期果卒久之現形多寶寺謂僧曇珣曰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天人相迎言已不見珣於是日設大法會建捨身齋其日異氣自知必盡三更中間空中樂聲香煙甚異珣曰遠公之契至矣尋爾神逝云

宋大明四年路太后於中興寺造普賢乘像事因設講會忽有異僧風兒秀舉一堂異之與語百餘尋爾不見初有一僧前起問曰不審上人從何而來曰自天安不審何名曰名慧朗也云云

宋末沙門寶誌者遊於揚都初無異相後頗涉疑分形赴供人乃加異齊氏受禪多有猜疑刑加錐鋸杵犯者眾聞誌有異長囚鎖于圓戶誌任之曾無憂恚召獄吏曰門外兩與食何不取來及看乃是文惠文宣所送行始至獄後於市中巷內見誌徒行有司白帝帝今看獄中有無見誌著械如故往市搜捉隨見隨滅隱顯不定預記未然萬無一失時又浪言無表次梁祖建運下詔出云任其往返無所拘礙形如耆老被髮擎杖懸鏡剪刀無

所定泊多來延賢寺僧寶意處意以聖化處之時亢旱誌白帝曰雲能得雨可講勝鬘即令法雲法師講之膏雨充洽帝後時從容問曰帝位更運誰守百年弟子既能奪他故知他亦能奪不知是誰當續梁後誌張喉開口

以手指之初不委也侯景事故方知先及不久曰聖人將去如是卧於空野云

今并州郭下安仁寺西劉薩何師廟者昔西晉之末此鄉本名文成郡即晉文公避地之所也州東南不遠高平原上有人名薩何姓劉氏余至其廟備盡其緣諸傳約略得一涯耳初何在俗不異於凡人懷殺害全不奉法何尚同之因患死甦曰在冥道中見觀世音曰汝罪重應受苦念汝無知且放汝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育王塔可往禮拜得免

先罪何得活已改革前習土俗無佛承郭下有之便具問已方便開喻通展仁風稽胡專直信用其語每年四月八日大會平原各將酒餅及以淨供從旦至中酣飲戲樂即行淨供至中便止過午已後共相讚佛歌詠三寶

乃至千曉何遂出家法名慧達百姓仰之敬如日月然表異迹生信逾隆晝在高塔爲衆說法夜入蘭中以自沉隱旦從蘭出初不寧舍故俗名爲蘇何聖蘇何者稽胡名蘭也以從蘭宿故以名焉故今彼俗村村佛堂無不

徵十

十五

立像名胡師佛也今安仁寺廟立像極嚴士俗乞願萃者不一每年正月與巡村落去佳自在不唯人功欲往彼村兩人可舉額文則開顏色和悅其村一歲死衰則少不欲去者十人不移額文則合色兒憂慘其村一歲必

有灾障故俗至今常以爲候俗亦以爲觀世音者假形化俗故名慧達有經一卷俗中行之純是梵語讀者自解余素聞之親往二年周遊訪迹始末斯盡故黄河左右并隰嵐石丹延綏銀八州之地無不奉者皆有行事如彼說之然今諸原皆立土塔上施栢刹繫以蠶繭擬達之樓止也何於本鄉旣開佛法東造丹陽諸塔禮事已訖西趣涼州番禾御谷禮山出像行出肅州酒泉郭西沙磧而卒形骨小細狀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繩連故今彼俗有灾障者就礮覓之得之凶亡不得吉喪有人覓旣不得就左側觀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旦尋之還在像手故土俗以此尚之云

齊周隋唐代有神異事止百年見聞不少備

之僧傳故缺而不載略述感通之會知僧中之有人焉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卷第三下